

楊錫銘

林楓林 主編

海外潮人文叢

[泰國]

林太深 著

佛塔影下

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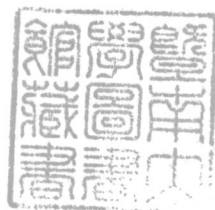


博士苑出版社

海外潮人文叢

佛塔影下

林太深



林太深 著

博士苑出版社

Mastermind Publishing

I336.6+
20121

書 名：佛塔影下

叢 書 名：海外潮人文叢

作 者：林太深

特約責任編輯：楊錫銘

特約責任校對：楊錫銘

排版設計：啓慧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出 版：博士苑出版社

社 址：香港新界葵涌華星街8—10號華達工業中心A座18樓4室

電 話：(852) 28336386

電 傳：(852) 28345653

電 郵：mastermindph@netvigator.com

印 刷：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二〇一一年十月初版第1次印刷

定 價：HK \$ 60.00

國際書號：978-988-98925-7-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in any area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Mastermind Publishing House.

©MASTERMIND PUBLISHING HOUSE

FIRST EDITION DEC.2011

ISBN 978-988-98925-7-9

AUTHOR: LIN TAISHEN

PUBLISHER: MASTERMIND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UNIT 4,18/F., BLOCK A, WAH TAT INDUSTRIAL CENTRE,8-10
WAH SING STREET, KWAI CHUNG, N.T.,HONGKONG

TEL: (852) 28336386

FAX: (852) 28345653

E-MAL: mastermindph@netvigator.com

PRINTING: Shenzhen Decentmate Printing Co., Ltd

《海外潮人文叢》總序

楊錫銘 林楓林

本系列叢書名為“海外潮人文叢”，自然首先得界定“海外潮人”的內涵。按“海外潮人”這一稱謂儘管由來有自，但似乎是在20世紀80年代伴隨改革開放始逐步廣泛流行起來。自20世紀50年代以降，所謂“海外關係”乃敏感的問題，指的是生活在大陸以外地域的親戚朋友，這個地域除其他各國外，還特別包括港、澳、台三地。所謂“海外潮人”，其“海外”的地理範圍實際並沒有變化，不過，該辭已不再有令人忌諱的味道。其實，如從政治地理或自然地理的角度，當今如把港、澳、台地區，尤其是港、澳，仍目為“海外”，顯然有欠嚴謹。但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考察，無論是生活在此三地，抑或是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以至歐美、澳洲等地國家的潮人，實際有許多共通性，為別於離開潮汕本土生活在大陸內地其他地區的潮人，通常把他們歸入“海外潮人”的範疇，似無不可。

海外潮人以其勤勞刻苦、聰明才智，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各個領域中建功立業，過去和現在都湧現了很多傑出人物，包括世界級的頂尖

人物，相信今後還會出現更多。但人的天賦畢竟有高低，能力有大小，各自的機緣又有不同，就海外潮人整體來說，絕大多數是胼手胝足地默默耕耘，為人類、為當地社會、為家國故土的繁榮盡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儘管他們並不那麼轟轟烈烈，但他們無疑與精英們一道，共同譜寫海外潮人歷史的篇章。因此，作為海外潮人，無論是否聲名卓著，抑或貢獻大小；無論是工商巨子、達官貴人，抑或是一介書生、升斗小民，祇要其數典不忘祖，有一顆眷戀故土、熱愛鄉梓之赤心，都一樣值得我們敬重，值得我們揄揚。

編輯“海外潮人叢書”，旨在讓廣大海外潮人敘說自己的歷史，記錄自己的見聞，表達自己的情懷，發出自己的心聲，留下自己的足印。收入本叢書的著作，形式體裁不拘，可雅可俗，可說理可抒情；不在乎轟動效應，更不刻意於文字的綺麗絢爛；但求內容來自生活的實際，語言出自作者的肺腑。要做到這一點，作為本叢書的一種，就有其印行傳世的價值。身為作者，可留給子孫後代紀念，饋贈親朋，尤可以文會友，互相交流。而從學術的角度，透過這些著作，可窺見當代海外潮人的真實風貌及其精神世界，也就是說，可目為考察海外潮人的第一手材料，實際就是拓寬“潮學”研究的文獻資源。這就是吾輩策劃本叢書的主要理念。

但願我們上述的理念能為海外鄉親們，能為同仁們所理解並支持，群策群力，共同為出好這套叢書而努力。

2008年4月謹識於香港

(代序)

跨界書寫與家園追尋

——林太深文集《今夜韓江入夢無》品評

倪金華

林太深 1939 年出生於廣東潮州，1959 年考上湛江師專中文科，1965 年到泰國經商至今。他把自己人生七十多年的坎坎坷坷形諸筆端，追述往事，情真意切，讀之令人動容。

作為一位從小生長在中國，青年時期自我放逐到泰國的華僑，林太深筆下訴說的最為感人的篇章，是他對於故鄉潮州鄉情鄉思的描繪。雖然他早年在大陸曾經因為家庭成份問題成為“社會棄兒”，身心備受磨難，最終歷盡艱險，逃到泰國。如今年逾七旬的他，魂牽夢縈的仍然是家鄉的那條“小河”，那座“湘子橋”，那條哺育了他和家鄉父老鄉親的“韓江”……。當年失根的漂泊、失落的情感體驗與內心的焦灼，使得他把筆觸常常伸向過去，回到故鄉。在那裡，留下了他兒時的腳印，伴隨著他年少時的浪漫與溫馨。家鄉的山山水水，歷史文化傳說，他款款道來，如數家珍。《鄉土情結》、《湘子橋遐思》、《夢韓江》等詩文，演繹著一個個“懷鄉”的故事，情深意濃，如真似幻地表達了一位海外遊子的故鄉情結。

林太深覺得“中國的詩詞歌賦太美了，美得自己在不經意之中就會溶化進去”。他喜歡追尋古人的文化足跡，在文章中穿插中國古典詩詞名篇秀句。《啊，流水》一文中描寫他躑躅在京杭運河畔，回想張繼的《楓橋夜泊》；春日在江南郊遊，看不盡的杏花煙雨，詠嘆蘇東坡的詩詞：入秋時節，面對著秋風蕭瑟落寞之境，又想起馬致遠的《秋思》。文章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真切地表達出海外遊子的文化鄉愁。

林太深生活在花果飄香的泰國，養成了他對大自然景物的細心觀察和敏銳體悟，他善於從感性的自然物體的描繪，上升到理性的社會人生的思考，詠物抒情，構思成篇。《雨的聯想》由自然界的及時雨給人帶來清涼，聯想到泰國政壇的和平改革；《蝴蝶的遐思》由對小精靈蝴蝶的喜愛，讚美它“不肖隨污逐臭，終日與花為伍的高雅”；《流星》一文由天上流星的稍縱即逝，喻指人世間之短暫人生。讀《菩提樹的啟示》，會讓人聯想到茅盾的《白楊禮讚》，同樣是詠物抒情，林太深從佛教典故聯想到泰國文化特徵，讚美菩提樹“不嬌不驕，也不矜持，不求於人，隨遇而安”的精神特質，賦予菩提樹以獨特的文化解讀與精神內涵，表達了他對泰國這樣一個“花果之都，微笑國度”的情感認同，以及對於佛教文化的精神皈依。

林太深的跨界書寫不僅體現在中國經驗與泰國經驗的文化融合，他的人文視野還擴展到泰國、緬甸和老撾金三角地區的自然生態保護與人民的身心健康。在《黃金三角》一文中，他追溯這一世界毒品重要產地的歷史，談及賭場帶來的危害，贊頌泰皇高瞻遠矚關懷人民的善舉，表達了對於真善美的追求與期盼。在《夢話》、《日本印象》的文章中，他描寫自己的旅日觀感，辯證分析日本文化的優劣，表達了反對侵略戰爭、追求世界和平的民聲，顯示出超越國家、種族與時代制約的價值判斷。

這本文集以散文為主，還收錄了林太深多年來所寫的各種文體的作品，其中包括小說、詩歌和文學評論。無論是評論泰國著名作家夢莉、司馬攻的散文，還是反映泰國華僑三代人之間的人生價值觀沖突的小說《三代人的獨白》，以及對於泰國潮安同鄉會三易其名的歷史追尋，我們都會從中深記得地體會到林太深對於自我存在的探求、終極家園的追尋和深厚的人文情懷。

（作者系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錄

《海外潮人文叢》總序	楊錫銘 林楓林	1
跨界書寫與家園追尋（代序）	倪金華	3
聽蟬		1
啊，流水		3
流星		6
秋天的腳步		8
黃金三角		10
蝴蝶的遐思		14
雨的聯想		17
菩提樹的啓示		19
哭張鐵男		22
雪		24
無德禪師的禪詩		26
畫裏畫外		28
為《人妖·古船》喝彩歡呼		31
壓艙石		35
紅木屐		37

返鄉夢	40
眼鏡的哲學	46
人老了	48
剎那間的虛幻	50
今夜，韓江入夢無	51
韓愈·韓江·韓山	60
湘子橋遐思	63
故鄉感懷	67
鄉土情結	70
那一年的春節	72
海中的掙扎	78
失落	82
一綰秀髮	85
放榜	89
請愛惜每一滴清水	92
我站在湘子橋上.....	95
潮州大街印象	98
尋找我故窩	101
再見廣雅	105
澳門之憶	110
菸蒂	115
夢韓江	118
三代人的獨白	121
緬甸遊	130
馬六甲·鄭和·西洋	133
遊新西蘭有感	137
九寨溝夢幻曲	143

玉佛寺：泰國人的精神支柱	146
越三振	151
熱風催得香芒熟榴槿香	154
剃度	157
老年夜總會	159
漫遊素攀府三出百年市場	161
夜泊娥錫良	165
佛塔影下	168
塔園敢為天下先	172
寫意·欣賞·中國畫	177
泰國潮安同鄉會	
——三易其名的聯想與蠡測	181
自然·淒然·殘缺美	190
《湄江漫步》點評	194
文化對話與泰華文化	198
夢話	203
日本印象	207
後記	224
林太深圖錄	225

聽 蟬

小時在家鄉，清明節一到，蟬兒就開始蠢蠢欲動，只要誰帶頭鳴叫，就會惹來蟬類的共鳴。這時，林中熱鬧起來了，空氣中躁動起來了。滿世界的“知了知了”叫個不停，叫得小孩心花怒放，叫得大人們意亂心煩。

就在“知了”聲中，迎來了鄉鄉處處的龍舟競發。賽龍舟固然令人興奮，更讓孩子們興奮的是甜粿（甜糕）和粽球。於是，看完賽龍舟，吃飽了粽球，把祖上珍藏的書冊搬出來曬太陽（據說端午節曬書最能防蛀），接下來就是孩子的遊戲了。

小孩子喜歡捉蟬，準備好長竹竿，再采集好蜘蛛網，將蛛絲揉成一團，塗在桿尖上，尋好目標，既要心定，又要眼靈，悄悄接近蟬翼。於是，被黏着的蟬兒“吱吱”的叫聲戛然而止，再也逃脫不了蛛絲，任何掙扎也屬徒勞。

每當蟬鳴，耳際總縈繞着老奶奶的端午兒歌……。那時吃飽了，玩累了，也該小憩了。於是，上了布椅（可摺疊的布床），眼望天花板，涼風吹拂，瞌睡蟲就爬進了眼睛。忙完活的老奶奶輕輕走近布椅，撫拍着我的裸背，輕柔唱起：“甜粿漏，摘葉包，包給孫，

媳婦笑咪咪；阿孫要阿奶去看船，阿奶又無衫又無裙，向媳婦借，媳婦氣到嘴凸面（臉）又歪；你嘴凸面歪爲哪樁？你夫自幼食我奶，輕手開門輕手閉，輕手落蓆怕兒啼。”這歌，用潮語唱來，音韻尤佳，似怨似訴，像唱給自己也唱給別人聽的，聽着聽着我就走進夢鄉。可惜，等我聽懂歌詞時，老奶奶已經不在了。

十六歲時，因受升學問題的打擊，我毅然決然離開故鄉，到千里之外的省城求學。故鄉的蟬，也像爲我送行，只是鳴聲甚悲，聽得我心神不寧，聽得我愴然涕下。

省城的蟬，以無序的鳴唱來迎接遠方的遊子，聽得出是亢奮，是激勵；在亢奮和激勵的蟬聲中，我由無知而漸趨成熟。

到了該決定人生走向的時候，我無怨無悔地選擇了以自己的方式去繼續父輩曾走過的路。於是，我來到了泰國。

泰國。陽曆元旦。樹蔭處一片蟬噪，蟬噪聲中隱約感到蟬在對話，可是猜不透。

耳順之年，每天必到是樂園晨運，耳濡目染，聽多看多了，也就明白了一點道理。原來，蟬兒唱的並非“知了”，而是“和諧、和諧”。以人爲主體的社會需要和諧，社會與自然也要和諧。看這“是樂園”，耍太極的、弄拳舞劍的，賽跑和慢跑的、健步和漫步的；有聞歌起舞的街頭健美操、也有專聽潮曲的票友；練瑜伽的身軟如蛇，練中國功夫的拳掌如風；既有競技，也含休閒；既健身，也舒心；各適其所，各得其樂。這就是和諧。

再看人與自然的和諧，野鴿和烏鴉大模大樣地就在你身邊覓食，大蜥蜴就在草地上懶洋洋地躺着，池裏食物多的是，肚餓了或興之所至，就會叼起兩三公斤的池魚或弄個烏龜飽餐一頓。在這裏，既有物競天擇又有和諧共生。

和諧共處，是蟬兒活了一輩子的感悟，也是我聽了一輩子蟬鳴後的感悟。此後，再也不感到蟬鳴的單調，而感悟到蟬趣的可愛和蟬理在誨人。誨人不倦的蟬聲長鳴，生生世世，年復一年……

啊，流水

兒時，屋旁有小河，潺潺流水，是我童年的伙伴。放學後，挎根竹篙，就往河邊奔去。不管有否收穫，一條小魚，一只青蛙，都使人樂在其中。要是哪天沒跟流水親近，仿佛就覺得缺少點什麼，怏怏不快。小河，是我兒時的朋友；流水，是我心靈的歌。

隨着環境的改變，我遠離了家，也暫別了小河，那滋味，就像初斷奶的嬰兒，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好在，書本慢慢代替了小河，填充了心靈。書本裏，我發現了更多更富詩意的小河，或淙淙淌滴，或潺潺而流，於是，我又找到了老朋友，心頭又響起了歡歌。

後來，我行了多少萬里路，我的視野也擴大了很多。在一個日落黃昏，我躑躅在京杭運河畔，這裏有座寒山寺，眼看那巍巍的塔，耳聽着撼人耳膜的鼓音，此情此景，那首《楓橋夜泊》又自然地流淌進我的心扉：“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我不在乎那鄰鄰漁火，更不在乎那片片江楓。因為，在我眼裏，早已點上萬盞漁火；我的心頭，早就栽上了萬頃楓林。這千年的文化積澱，早就爲我，以及千千萬萬個中國讀書人，埋下了唐詩宋詞元曲的文化基因。遺憾的是，我聽不到寒

山寺的夜半鐘聲，當地朋友說：每當元旦，在新年舊歲交替之際，寺裏的鐘聲，大半個蘇州城都能聽得見，有趣的是：不少日本人，特別是日本的書法愛好者，就在這寺下守歲，等着聽那夜半鐘聲飄逸到客船。

這蘇州河裏的流水，原來也是滿有名氣的，同裏和周莊，幾乎是每個歐美遊客的旅遊選點，少有棄而不來的。無它，爲了它的流水，水上的石橋，兩岸的人家，以及人家前面通河的石級和碼頭，古樸，典雅，自然而有韵味。要是你有雅興，坐上烏帆船，聽着船家的搖櫓聲，目不暇給地看着岸上人家的悠閒，幻覺上仿似阿姆斯特丹的水上旅遊，但却深具中國式的水鄉情趣……

蘇州在江南，江南以小橋流水人家著稱，春日郊遊，看那杏花烟雨，看猶不足，再在那桃花流水鱖魚肥的地方，躲在漁船上，披上蓑衣，帶上竹笠，賞那江南美景，多麼酣暢淋漓，樂而忘返；當你遊興未盡，嘗過幾條肥美的鱖魚，且隨蘇軾大學士遊春：“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遊興方濃，時序已轉，蘇軾嘆道：“不怕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晚來雨過，遺踪何在？一地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泪。”看來，好個讓關西大漢手抱鐵牙板，高唱“大江東去”的蘇學士，也不免發出如此委婉的感嘆，江南的流水人家，確實給人太多的情感咏嘆。

春盡江南，不獨蘇東坡，歷代的騷人墨客，都發出了傷春的感慨。李清照有詞云：“……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台流水，應念我終日凝望。凝望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那位南唐後主，亡國之後更發出了對國讎家恨的無限感傷：“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傳爲千古名句。

時序入秋，江南的流水，雖然還潺潺流淌，但那秋的意境和人的心境，竟陡然不同了。“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好一副淒麗凋殘的景象！閉起眼

睛，細想起古道上，騎着瘦馬頂着西風頭髮蓬亂的老兒，正艱難地踽踽而來，路旁的枯藤盤老樹，昏鴉繞樹梢的景象，正渲染着人生道路的艱辛，比起那春水的流暢，秋水顯得晦澀，正努力地穿越石灘，聚在一潭窪地上。窪地裏，汨汨細流，正執着地開拓著它的前程……上述的那闕元曲是馬致遠的《秋思》，是元曲散曲中的絕唱，有人譽為“秋思之祖”，它那融情於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似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中國的詩詞歌賦太美了，美得自己在不經意之中就會溶化進去。但那畢竟是文學形象，它仍必須通過讀者的感受和理解來完成，而不同文化背景和層次的人理解和感受也會因人而異。它不同於現代電影和攝影那麼直覺。電影裏面有個“蒙太奇”手法，即剪接，排列和組合等元素，這在中國的詩詞歌賦中也能找到，只是，還沒有人去做理論探索和從美學角度上去整理和發掘。

扯遠了，再說回來。雖然，我的視野擴大了，在四川的村野，在雲南的谿邊，在膠東的河灘上，在蘇北的蘆葦叢中，有我足迹的地方，都有我的舊雨新知；唯獨我對家鄉的那條小河，特別眷念，情有獨鐘，離得越遠，思念越深。據說，小河由於引韓灌溉，鄉裡有了新水源，故已將小河填為平地。但無論如何，小河依然存在，依然流淌我心中。歐陽修的“玉樓春”是我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最貼切的寫照：“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欲歆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流 星

我愛幻想。幻想，是對現實的反動。當你受到現實桎梏套住了，也只有幻想能助你飛翔。於是，你就上天下地，宇海內外，任由翱翔。讓思想無拘無束的馳騁，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一個眼界。

好幾次，在寮國鄉下過夜，沒有城市燈光的干擾，沒有閃爍的霓虹燈，夜色深邃，天更高更藍，星更深更遠，一只飛螢，也能劃破夜空。這時候，有流星從天際飛來，又向相反方向飛去，不留形，不留影，來去匆匆，了無踪迹。這觸動了我的思維：它究竟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在這地球上，也只與我擦肩而過，這一擦肩，算是有緣，還是緣盡？萬年之後，咱還能相逢？還是今朝今夕，你我緣盡於此？啊，有緣也好，緣盡也罷，今生今世，何處覓你芳踪？

記得數年前的流星雨，我是看到氣象臺的報告後才半夜起身觀星的。那陣子，陣陣流星，從東北向西南疾馳，看那雨點般的流星，好不氣派！好不熱鬧，像羊群下坡，集體搬家似的，激射向無邊無際的河漢。我在想：何必這般匆忙？何不稍停片刻，說說你說說我，交換一下笑容，一聲嘆息，然後再各奔西東；可是你，既不